

读书十六观

俞晓群

点古代读书方法的著作,明代陈继儒《读书十六观》一定在列。说来这也一段奇事,其奇在它并未独立成书,陈继儒刻《宝颜堂秘笈》传世,收唐代以降书籍229种,分正、续、广、汇、秘六集,其中秘集又称“眉公杂著”,内有《书画史》一卷,《读书十六观》即在此中。清代《四库全书》收录此书时,提要称:“此编刻入《秘笈》中,与书画史误合为一,今析出别著于录焉。”其二奇在此书篇幅极短,十六段文字,总共不到2000字,却备受后人推崇。其三奇在陈继儒编纂《读书十六观》,除了两段极短的前后记,正文只是择取前人读书的嘉言故事,述而不作,却成为一册名著,更是奇中之奇了。本文做一点人与书的解说。

先说人。陈继儒出身寒门,他20岁考中秀才,此后参加两次举人考试均落第。29岁时,他将冠儒服烧掉,决心与考场功名绝缘,归隐山林,读书作画,广结名士。有称论艺术造诣,陈继儒与沈周、文徵明、董其昌,方为明代四大家。董其昌与陈继儒为同乡,两人亲密无间。董其昌曾建“来仲楼”,仲为陈继儒字“仲醇”。陈继儒《祭董宗伯文》写道:“少而执手,长而随肩。函盖相合,磁石相连。八十余岁,毫无间言。山林钟鼎,并峙人间。”徐霞客与陈继儒为忘年交,“霞客”别号,也是陈继儒所取。陈继儒文字清新飘逸,留下许多著作,如《古今图书集成》大量征引陈继儒著作,《四库全书》收录陈继儒著作31种,均人存目,还有禁毁两种(白石

樵真稿)《晚香堂集》。他的《小窗幽记》最有名,与洪应明《菜根谭》、王永彬《围炉夜话》,并称“处世三大奇书”。再者明代“山人”极多,如钱谦益《列朝诗集小传》,记载明代山人近百名。《明史·隐逸传》共收录12位隐逸之士,收录标准为“至少拒绝国家征聘一次者”,如倪瓒、沈周等,其中只有两位山人入选,陈继儒与孙一元。

陈继儒逸闻很多,明代张岱《自为墓志铭》有记:张岱六岁时,随祖父张汝霖到武林,见到陈继儒骑着一头角鹿,在钱塘游玩。陈继儒对张汝霖说:“听说你的孙子张岱擅长作对子,我当面试一下。”他指着《李白骑鲸图》说:“太白骑鲸,采石江边捞夜月。”张岱对道:“眉公跨鹿,钱塘县里打秋风。”眉公是陈继儒的号,他听罢大笑,跳起来说:“那得灵隽若此!吾小友也。”还有清代毛祥麟《对山书屋墨余录》记载,陈继儒去世前,用名香煎汤沐浴,然后医士许允灏把他抱到床上说:“先生将要羽化而去了,身子这样轻。”陈继儒让人拿来笔纸写道:“大殓小殓,古礼拘束。后之君子,殓以时服。我其时哉,毋用纨纩。长为善人,受用无尽。”写毕投笔而逝。

再说书。《读书十六观》,何以称“十六观”呢?陈继儒说,“盖浮屠氏之修净土有《十六观经》而观止矣!”佛经《十六观经》,即《观无量寿经》,与《阿弥陀经》《无量寿经》合称净土三部经。它的内容包括日观、水观、地观、树观、地观、总观、像观、观音观、势观、大势观、杂想观、上辈观、中辈观、下辈观。陈继儒仿此

作《读书十六观》,两者只是条目的数量相同,内容并无关联;他的本义,旨在称赞嗜古者及典籍癖好者的情操。如他自己所言:“吾读未见书如得良友,见已读书如逢故人。”陈继儒正是带着这样的情趣,摘取前辈读书大家的名句,化解自己胸中未尽之语的块垒。陈继儒说,他写完“十六观”后,做了一个梦,梦见一位白须斫轮翁的老人,抚摸着他的后背说:“尽信书不如无书。”此语出自《孟子·尽心下》,意为读书不要拘泥或迷信于书本,斫轮翁的故事,见于《庄子·天道》,是说齐桓公在堂上读书时,与堂下制作车轮的人的一段对话,大意是说人生许多经验,来源于实践,在书本中是学不到的。这也是陈继儒撰写《读书十六观》,摘取前人观点的宗旨。

《读书十六观》的写作格式很简单,基本是先引一段前人的言论或故事,然后附一句“读书者当作此观”。本文略释如下:其一,读书不要贪多,读一字要实行一字。程颐说:“读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。”其二,松声、涧声、山禽声、夜虫声、鹤声、琴声、棋声、雨声、阶声、雪声、煎茶声,都是人世间至为清雅的声音,但读书声还要比它们更为清雅。尤其是自家子弟的读书声,更令人欣喜。再者天下的事情都有利害存在,只有读书这件事情是有利无害的。其三,宋代有人预言范质将来会身居高位,范质说那我要发奋读书了,不然上了高位不学无术去误国。其四,沈攸之地位既然贫富天定,还不如读十年书

(早知穷达有命,恨不十年读书)。叶梦得说我的子孙能读书,做个乡里的好人就足够了。其五,孙蔚家世代藏书,远近乡里的人来读书,经常有百余人,孙蔚还为他们安排食宿。其六,苏轼的读书法,讲求反复阅读,带着问题阅读,突破一点阅读,还讲求八面受敌,不能走马看花。其七,董遇平常总是将经书带在身上,有空就拿出来阅读,他主张“先读百遍,而后自见。”苏辙说:“看书如服药,药多力自行。”其八,江禄爱护图书,从不让书破损,所以别人愿意借书给他。齐王攸借书看时,会将书中的错误一一标注出来,再还给人家。其九,南朝刘显有“学府”之称,但他叹服孔奂的学问,说要效仿蔡邕与王粲故事,将自己的藏书都送给孔奂。其十,宋代苏舜钦读《汉书·张良传》,每读到感慨处,便会拍案叫绝,饮一大杯酒。每天晚上读书到深夜,能喝掉一斗酒。其十一,黄涪翁说,见到书籍被毁坏,谁都会感到惋惜,见到饱读诗书的人受难,却不怜悯(是废纸之上字而仇腹中之文),太可悲了。其十二,北齐郎基清为官清廉谨慎,连一个木枕都不置办,但他却让人抄写很多书籍。有人批评他犯了附庸风雅的罪过(在官写书,亦是风流罪过)。他回答说,观察一个人的过错,可以知道他的品行,所以就算我附庸风雅,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。其十三,朱熹说,前人抄写《汉书》《公羊传》《谷梁传》,不辞辛苦。今人抄书都感到麻烦,读书更是简略草率,不求甚解了。其十四,陈子兼

说,读《襄妻传》《灌夫传》《田蚡传》,其中使酒骂座,口舌厉厉,如在眼前,好像灵山聚会,还未散去(灵山一会,俨然未散)。其十五,赵季仁说,平生有三个愿望,一是结识天下好人,二是阅尽天下好书,三是看遍天下美景。罗贯轮说,这怎么可能呢?一个人能把自己亲历的事情不放过,就已经很好了。其十六,颜之推说,每次读圣贤的书,他都会衣冠整洁,肃然起敬,如果废纸上有五经辞义或圣贤的名字,他都不敢拿来接触污秽的东西。司马光对儿子说,商人喜爱金钱,儒生喜爱书籍。如今佛道两家都知道尊敬他们的典籍,我们儒家反而不如他们了吗?赵子昂说,收藏书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,善于读书的人,要精神专注,清除杂念,书桌整洁,焚香静气,读书时不能翻卷书脊,不能在书角处折页,不能用手指触碰文字,不能用手沾唾液翻书页,不能把书当作枕头,不能在书中夹带名片,书籍破损要随时修补,不看书时要把书合上。

陈继儒语录式文风,以《小窗幽记》达到巅峰,有称其非陈氏原作,它的前身为陆绍衍《醉古堂剑扫》,此为题外话。《小窗幽记》十二集,博采精华,妙语连珠,至今让人赞叹不已。如“情最难久,故多情人必至寡情。性自有常,故任性人终不改性。”“志要高华,趣要淡泊。”“中庭蕙草销雪,小苑梨花梦云。”王家化电影《一代宗师》,台词精妙,多有化用《小窗幽记》中的文字,让人惊艳不已。

称谓琐谈

戴建华

《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》(中华书局)鸿篇巨制,国忧家恤萃于一书,但其中的称谓比较特殊。如1945年1月5日记“联大得南京哈佛社捐助七十二人,从吾、锡子、予水、觉明、膺中、立厂、一多、伯伦、佩弦、江清、心恒及余”。这里列举的名单,现在并非人人耳熟能详;若稍加注解,就如雷贯耳。毅生先生(郑天挺先生字毅生)端严守礼,对同事以字相称。古人称人以字以示尊重,自称以名表达自谦,这是礼貌,也是常识。闻一多先生、浦江清先生未行表字,是例外。姚士鳌先生字从吾,汤用彤先生字锡予,毛准先生字予水,向达先生字觉明,罗庸先生字膺中,唐兰先生字立厂(读庵,亦作立庵),雷海宗先生字伯伦,朱自清先生字佩弦,邵循正先生字心恒,都是赫赫有名的学者。陈寅恪先生自己不立表字,但称人必

以字,如称“援庵先生”(陈垣)“雨僧兄”(吴宓)“逼夫先生”(杨树达)“弘度老兄先生”(刘永济),等等,对学生晚辈亦不例外,如称“了一兄”(王力)“范峰兄”(张汝娘)“子植吾兄”(刘节)“玉书吾兄”(陈述),等等,俱见先生《书信集》(三联书店)。在昔日的师生关系里,老教师称学生为“兄”,自称“弟”,如年龄悬殊,就称学生为“弟”“仁弟”“仁仲”,这都是常事。闻一多先生是陈梦家先生在中央大学的老师,他写信称梦家先生为“兄”,梦家先生回信就自称“弟”,惹得闻先生大为恼火。在《朱希祖书信集》(中华书局)里,朱先生称罗香林先生为“香林兄”,自称“弟朱希祖”。罗先生是朱先生在清华大学研究院的学生,后来和朱先生的女儿朱侠结婚,朱先生这才改称“香林贤婿”。“贤”字也要注意,这也是长辈对晚

辈的敬辞。“伉俪”一词现在也常见,也有称“贤伉俪”的,但都是长辈对晚辈夫妇的尊称,也不可滥用。现在常见同门师兄兄弟称对方为“世兄”,这是错误的。“世兄”是长辈对世交晚辈的尊称,是客气。这里举两个典型的例子来说明。《许姬传七十周年见闻录》(中华书局)记载戊戌变法失败之后,康有为和徐致靖劫后重逢,抱头痛哭,为防隔墙有耳,只能“笔谈”往事,两人写了80多张“尺白纸”。如果留存,是很重要的第一手史料。可惜谈毕,康有为要烧掉,就对许姬传先生说:“世兄,请你帮我烧。”康和徐本是同时代人,康的名气还大些,但是,是徐向光绪皇帝举荐的康,康又年轻徐十几岁,所以在徐面前以晚辈自谦,许姬传先生是徐的外孙,所以康称他为“世兄”。赵珩先生(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——怀念朱

家潘先生)一文中说:“朱先生字季黄,因为为世交,多年以来在书信中我都称他季黄老伯,他称我为赵珩世兄。”这些都用得规范。足见“世兄”绝不是兄弟行辈的称呼。

郭在贻先生在《回顾我的读书生活》一文中讲,曾看到一篇研究楚辞的论文,引用清代学者马其昶的《楚辞微》,但肯定没读过原著,是从马茂元先生的《楚辞选》转引的。因为马茂元先生称马其昶为“先大夫”,“大夫”是祖父,“先”指已经过世,如“先祖”“先父”等。这位作者也照抄“先大夫”,闹了笑话。这也是不懂传统称谓所导致。

总之,我们在读书(特别是老一辈学者所著)的时候,要注意传统称谓。这些称谓,今天的作者不一定要用;要用,就要用对。否则,本欲敬礼反倒失礼。

被解剖的无聊

维舟

提示 无聊是一种现代病,但它并非一无是处:难以忍受无聊的心理冲动物也可以爆发出创造性。现在的问题是:如果人们一直想逃避无聊,寻求刺激,这可能使人陷入缺乏自主性的处境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“解剖无聊”这个话题并不像看上去那么“无聊”,相反,马克·金维尔的《解剖无聊》一书,正是想要由此切入,来窥见当代发达社会的某些根本症结,进而召唤有意义的行动。



人类是唯一一种会感到无聊的动物,原因很简单:只有人类才会感到不满,才会追寻自己生活的意义,而“无聊”表面上看是无所事事,实际上说到底是觉得“做什么

都没意思”,提不起兴致,因而无法将注意力集中在任何事物上面,因为看起来没有什么事是值得去做的。毫无疑问,不同时代的人可能会在某一时刻感到无聊,但同样真实的是:直到现代社会,这才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状态。心理学家维克多·弗兰克在战后初期就已发现,恰是在那些基本需求似乎无一不被满足了富裕社会,出现了“生存空虚”。因为,人们在温饱得到解决之后,却“没有实现意义意志”——换言之,这是一种“活着是为了什么”的价值拷问。他在其名著《无意义生活之痛苦》中指出,“与动物相反,没有什么本能的东西告诉人必须做什么;而且与昔日的人相反,也不再有什么传统的东西告诉今天的人们应该做什么”,其结果是,“与传统的脱离,必然增加无意义感”。

不论好坏,这就是现代人的处境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“解剖无聊”这个话题并不像看上去那么“无聊”,相反,马克·金维尔作为哲学教授和社会评论家,正是想要由此切入来窥见当代发达社会的某些根本症结,就像他在书中说的,“无聊或许是当代人生活的根本特征,因为它标志着自我因何得到满足而困惑的状态。”如果说有什么值得惊讶的地方,或许倒可以说,像这样重大的问题,居然直到现在才有人系统地反思——可能“无聊”这个话题因为看起来无聊而太容易被人们忽视了。

在西方文化的脉络中,“无聊”最初的含义与现在迥然不同:在中世纪的语境下,那是指一种“略带罪恶感又什么都不想做的长期绝望状态”,而当今所理解的“无聊”的确是现代化的产物,英语中bore一

词,直到1766年才具有“无聊的状态,无精打采的厌倦发作”的意味,甚至有评论家宣称,在悲观主义哲学家叔本华的时代之前,没有无聊这种东西。在此值得补充的是,这可能是多种因素的结合:更多人在生存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,开始追问意义;正个人面临着空前丰富的选择,所以反而陷入无所适从,因为无聊正是注意力无法集中;与此同时,外部环境给现代人施加了密集的刺激,正如习惯了城市里的光怪陆离,会觉得乡村生活平淡无聊,但从小在乡村长大的人却未必感到无聊。

这也是理解这种心理状态的一个关键点,“无聊”从来都是一种主观感受,取决于谁来看。一个人乐在其中,在另一个不感兴趣的人看来,很可能觉得非常无聊。如果没有丰富刺激的现代文化衬托,你可能也不会觉得日常生活枯燥、单调、乏味。这很自然地促使现代人萌生一种对日常生活中“无聊”的不满,“相信过去比现在色彩斑斓,异域风情的地方比家乡更吸引人”,而这其实是一种典型的现代特征。当然,这种不满和向往本身就催生了种种现代产业,让你能在虚拟空间得以逃避现实,排遣无聊的生活。

在积极的意义上,这种难以忍受无聊的心理冲动可以爆发出创造性。提出“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”这句名言的历史学家克罗齐原本是个业余爱好者,他把研究历史当作是避免个人痛苦和无聊生活的方式,以至于有人说他这是“仅仅为了逃避威胁着他的无聊而不辞劳苦研究和写作的人”。在近代新教伦理的价值观中,游戏、玩耍和

娱乐被看成是琐碎和无所事事,只有勤勉工作才是有价值、有意义的,在这种有着巨大能动性的生命冲动面前,无聊几乎是不可忍受的折磨。乔治·艾略特虽然自己就是女性小说家,却说过:“所有的劳动皆有益处,然而女性的愚蠢小说,照我们想象,谈不上是劳动的结果,只能说是无聊找事做的结果。”实际上,近代的许多发明创造都源于此。

然而到了后现代社会,这种创造性似乎也渐渐枯竭,因为在消费文化下,价值伦理已经发生了改变,正如社会学家齐格蒙特·鲍曼所言,此时人们追求的是贪得无厌的“快乐”,而“快乐生活是一种确保不无聊的生活,是种不断‘有事发生’的生活,有新鲜、令人兴奋的新异”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这其实无异于饮鸩止渴,因为这相当于某种上瘾状态,需要不断地刺激,不仅无聊具有成瘾的特征,而且它们实际上是一体两面。其结果,“无聊”成了一种被商业价值肯定、开发利用的状态。

如果这仅仅是个人的心理问题,倒也罢了,但如果这成了一个社会现象,意义就完全不同了。这意味着社会陷入一种裹足不前的沉闷状态。因为成瘾和无聊都降低了主体的抵抗力,导向一种看起来舒适的萎靡状态——我知道这样的生活有点儿不对劲,但却无法自拔。这就像一个人面对着一桌菜,不知道吃什么好,即便没有饥饿感,但好像又忍不住不停地吃。这消解了对生活的不满,打消了重新生活的动力,只剩下一种天灾般的无聊。因为,如果你不寻求意义,那么

不需要动脑筋就能活得很舒适。

这样的生活有什么问题吗?马克·金维尔敏锐地意识到,这并不是一个值得向往的良好生活,而可能让人陷入一种对自己的存在状态视而不见的危险境地。原本协调的个体自我已经碎片化了,我们通过不同的“界面”与外界接触,是这些构成了自我与自身可能境况的关系总和。简单地说,我们已经无法主宰自己的生活。随着网络的兴起,就连家也不再是一个人的城堡,而随时被无孔不入的信息流所渗透,因而问题并不是个人自控力的降低,而是这些力量已经突破了个人的控制力,甚至转而控制我们的生活。

一切都超载了、过量了,面对眼花缭乱的各种选择和海量信息,人们已经无所适从。就像超市货架上那些五花八门、但又差异不大的商品,着实让人难以抉择。现实中的各种信息也是如此,以至于“我们再也无法辨明真伪,无法分清现实和表象”。在这样茫然没有方向的处境中,自我的“感觉”成了唯一真实的礁石,可供我们在汪洋大海中立定;但这也意味着人们更加难以对话,因为人人都忙于表达坚定的甚至耸人听闻的观点,却无法耐心地去彼此聆听。

在这个意义上,“无聊”作为这个时代公认的最常见情感,正体现出当下的“感觉结构”(Structure of Feeling),是社会意识定型之前的鲜活体验,也指向当代社会的意义危机。如果说“无聊”是一种缺乏行动力的状态,那么“解剖无聊”正是不满于这种状态本身,认识到这不应让我们自己深陷于此,进而召唤有意义的行动。

■ 聊书

越过山丘

丁春凌

前几天刷手机,看到一个数据:中国真正的读书人不超过两万人。What?读书的人少,能少得这么可怜?估计,数据里的“读书人”应该是个专有名词吧。

《现代性》

汪民安说,写一本书的时候,你无法料知书的命运。他的这本又小又轻的《现代性》,2004年出的,首印很快就卖完了,之后一印再印。看这本书时,我想起本雅明。本雅明1892年出生,48岁就自杀了。这个人很难归类,他到底是一个哲学家?还是一个文学批评家?还是一个历史学家?还是一个政治家?还是一个作家?我没弄明白。不过,本雅明说过,我们这个时代是被进步主义所控制的,这恰恰是一场灾难。我记住了。而知晓本雅明对现代社会所做出的这个诊断,有助于我们理解什么是现代性。

每个人对现代性的理解都不一样。法国画家居伊认为,现代性实际上就是现代生活的独特性,即现代生活所特有的短暂性、瞬间性和过渡性。汪民安在《现代性》里没有对“现代性”做出名词解释,他说:宁可对现代性进行描述,反对对现代性进行定义。他从现代性在生活中的现象切进去,一边描述现代生活的各种表征,一边分析时间断裂意义上的现代性,行文简单明了,从几个维度上解剖了现代性的多重内涵。

总之,很不错的一本通识书,可以找来看一看。

《浮世与病痛》

夏目漱石,就是那个说出“今晚月色真美啊”的人。以前看过他写的《我是猫》。猫博学能讲,上知天文,下知地理,一会儿荷马、毕达哥拉斯、贝多芬,一会儿又莎士比亚、韩愈、《诗经》。印象里,日本作家好像特别喜欢写猫,三岛由纪夫是个猫奴,村上春树的《海边的卡夫卡》,宫崎骏的《龙猫》,都对猫有着执念般的宠爱。我喜欢夏目漱石写猫时的那种冷色调,到处弥漫,直至伤感。

夏目漱石的书,讲的都是普通人的生活,其间,掺杂着显见的道德意识。鲁迅先生说:“夏目漱石是明治文坛上新江户艺术的流主,当世无与伦比。”

自发表处女作《我是猫》之后,夏目漱石常年被神经衰弱折磨。在这本《浮世与病痛》里,夏目漱石说起了43岁时差点儿要了他命的那次胃出血。从突然起病到死亡临界点,从频繁呕血到见家人最后一面,读着读着,你会觉得他是在说我们自己,夜里进来小偷了,保姆不合意了,疗养地修善寺的雨声了……

除了内心细碎复杂的感受,那么个伟大作家,生病时,和我等也没差太多!

《夏日走过山间》

夏天过去了。我不知道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时刻,想去看看山,想去望望海,尽可能地接近花草树木。这样的瞬间,是不是跟整天生活在城市里有关?是不是跟眼前连绵的雨水有关?是不是跟无处逃避的疫情有关?

就在1869年的那个夏天,美国人约翰·缪尔在内华达山间进行了为期3个月22天的考察,他所记下的日记就成了这本《夏日走过山间》。缪尔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?用他在自传《我的青少年生活》中写的话就是,“对荒野景物的热爱伴随了我的一生,有增无减。”他还是一个发明家,曾经设计了水动力铣刀,专门用来切割倒伏于地的树木。1869年的夏天很热,一个叫德拉尼的牧场主想雇缪尔和另外3个牧羊人,将他的2050只羊赶到海拔高一些的山间避暑。此前,缪尔曾在德拉尼的牧场打工。但是,这次答应去牧羊,缪尔并非出于谋生的需要,他仅想借机到山间旅行一趟,因为德拉尼免费提供吃喝。

在112天的行程中,缪尔除了牧羊外,写下了大量的笔记,还画了很多画。日记中,缪尔文采斐然,在他笔下,不管是冷杉、云杉、石头、草甸,还是溪水,每一天都不相同。在翻看日记时,我总是忍不住往回看,对照同样的景物,他怎么就写出了不同。

关键是,整本日记自始至终,没有流露出对艰苦或原野的抱怨,有的只是流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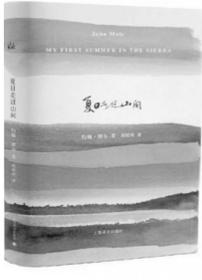
另外,这本书,翻译得也好。



《现代性》



《浮世与病痛》



《夏日走过山间》